

一个人的外卖站

黄鹤权

交给合伙人，自己扎进了外卖站点。

此后的日子，他才知道什么叫一个人的孤島：站长、骑手是他，运营也是他，客服还是他。单量少，他就整宿琢磨，是不是配送范围不合适；有人投诉，他就骑车去道歉、退钱、说好话。所有事的起点、终点都是他自己，夜深时他一条条回着消息，像在给整个镇子看夜。

最开始的几个月，商家看他的眼神都带着防范。他一家家敲门，不急着谈生意，只是说店里能上网就挂上去，有人点他就送，没人点也不碍事，那声音轻得自己都心虚。有个老板娘撵了他三次，第四次他改口说要买瓶水，老板娘反倒笑了，说你真倔。

后来真有人点单了。他端着热汤穿过半条街，送到田里干活的大哥手里。大哥蹲在田埂上，接过碗咧嘴笑了，说“真热乎”。就这三个字，让他回去反思了一路，第一次觉得自己送出去的这碗汤是有重量、有温度的。

他是一个人的团队，也是一个移动的杂货铺。谁让他买包烟、捎袋盐、带瓶酱油，他都记在心上，车筐里常年放着钥匙、药、针线。他总在裤兜里多揣点零钱，遇到有老人钱不够，可以先垫上。

最让他心里发紧的是送老人的饭。有一回，订单地址只写了“村东头那棵

歪脖子树旁边”，他沿沱河一路找，在一扇半掩的木门里找到一位坐轮椅的老人。饭是孙女隔着几百公里点的，送来一碗热粥。他放在老人手边，说：“您慢点吃，别烫着。”老人抬起浑浊的眼睛，鼓了半天，说了句：“谢谢啊，谢我孙女儿。”那声音细得像风，他站在门外，鼻子忽然有点酸。

时间长了，镇上老人都认得他，老远就招呼他“小张来啦”。他下车递上饭，有时会多问一句“今天想不想喝碗汤，我给您捎”。有的老人记性不好，把饭落在门槛上忘了取，他就绕一趟再送过去，笑着把饭重新放进老人手里。夜晚，他常想，要是自己不干了一会怎样——那么多走不动路的老人，那么多忙下地顾不上吃饭的农人，他们点的每份饭背后，都是儿女隔着屏幕放心不下的牵挂。他不是在送饭，是在替一个个回不了家的人，去敲开一扇扇门。

他比谁都清楚，在城里，他是被算法计算的数字；在镇上，他是所有人叫得出名字的那个人。数字会被人忘记，名字不会。

上午9点出门，晚上10点回家，中午和晚上高峰时忙得像打仗。晚上10点以后，若有熟客打电话要捎个东西，他没事也会骑车去——那不叫加班，是帮

忙。有一回，有个村子停电，他摸黑送了一趟药，车灯把前路照得亮堂堂的，他觉得，这镇子的夜也是需要一盏灯的。

这几年，镇子里在悄悄改变，蜜雪冰城挂起了招牌，瑞幸的绿标也亮在街边，张瑜的单量一天比一天稳。他觉得，这镇子像一棵正在抽芽的树，而他是那棵树上微不足道的一圈年轮。他不贪心，只想着树能接着长，他就能接着骑。

有人问他后不后悔。他看着车把上那道旧疤，那是作骑手的第一年冬天，他急着送药跌进沟里，膝盖磕出血，还是把药送到了。他那天没后悔。现在，也不后悔。

傍晚收工，他卸下空箱，推着车慢慢往回走，像是跟镇子道一声晚安。车链子坏过、换过，电池跑坏过、换过，那条旧绳倒还一直系着。他回到家，母亲已经把饭菜摆在桌上。母亲笑着给他夹菜，问他累不累，他说不累。他没抬头，扒着饭，心里有样东西慢慢落了地。他没告诉母亲，今天又多送了一单远的，跑出去20公里。他也没告诉母亲，他心里一直想着一句话，对谁也没说，只是每次骑车穿过镇子时，内心曾一遍遍重复：“要是我不干了，很多人就麻烦了。”

他把这句话咽进眼前热腾腾的饭里，一口一口吃下去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天色将晚的时候，吕思等人来到一家客栈前。吕思下了马车，见这家客栈坐北朝南，面积不大，只有几间破败的茅草屋，周边有半人高的泥墙，大门是用木头捆绑而成的栅栏，大门一侧立着一个木杆，上面飘着一个褪了色的旗帜，旗帜低垂，看不到上面的字迹图案。

刘彩奎等人依次下车后，宗婉儿瞧向吕思道：“这家客栈我很是熟悉，你瞧什么呢？”

吕思收回眼神道：“想必这旗帜上写有这家客栈的名字，你既然与这家客栈熟悉，想必知道它的名字吧？”

婉儿埋怨道：“你尽管住店便是，管它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赵惜颜瞧不惯宗婉儿嚣张跋扈的模样，向吕思道：“公子何必问她，我敢断定她同我们一样，也是第一次来到此地。”宗婉儿瞪大了眼睛道：“你敢怀疑我说的话？告诉你，这家客栈我即使没有来过十次，八次总是有的。”

赵惜颜冷笑道：“敢问小姐这家客栈叫什么名字啊？”宗婉儿叫道：“我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”

正在这时，客栈内有一名老者走了过来，远远叫道：“敢问诸位客官是要住店吗？”

宗婉儿见这老者身高不过三尺，面色黑红，突地想起客栈的名字，得意地转向赵惜颜道：“我也不与你一般见识，‘八丈客栈’听过吗？就是这里了。”

吕思向矮小老者道：“我们正是要在此借宿，请老丈开门。”

矮小老者腿短步小，跑到门前已是气喘吁吁，他一边打开柴门一边满脸堆笑道：“诸位客官请进。”

刘彩奎见到老者后，突地想起一个人来，她向老者问道：“请问老人家，你们客栈叫什么名字？”

矮小老者仰头瞧向刘彩奎，答道：“小的客栈名叫‘八丈’。”

宗婉儿跳脚喜道：“我就说是‘八丈客栈’嘛！”矮小老者瞧向宗婉儿，突地想起道：“是了，这位小姐曾在小店住过一……”

“老纪头，你怎么这么多话，赶紧带我们进去，好菜好饭尽管上来。”宗婉儿抢着责怪道。

吕思含笑瞧向宗婉儿，心道：“倘若不识，我断不会将她与宗爷爷联想到一块儿。”

东方长年叫道：“老人家，你这柴门太小，我的马车进不去呀。”

矮小老者连忙赔笑道：“此地近半年以来，白天鲜有人路过，夜间就更不会有人来了，客官尽可将马拴在旗杆上，您要是不放心，我取来被褥，您就在车里委屈一晚如何？”

吕思问道：“老人家，此地为什么半年来鲜有人经过？”

矮小老者叹了口气道：“客官有所不知，此地乃是北斗帮二十八个堂会之一的奎木狼堂，与白鹤门十二个堂会之一的鼠堂相交之地，也不知为何，半年前两个帮派经常在此争夺地盘，每次争斗都要死伤数十人。这还不算，他们争斗时连过路之人都不放过，因而此地鲜有路人经过。”

65岁考驾照

熊燕

9月16日，我陪小叔到市交警支队车管所考科目四。进考场时，工作人员拿见小叔一头白发，愣了一下。再一看身份证，1961年出生，今年已经65岁了。虽说现在70岁以上符合条件的老人也能考驾照，但真见到这么大年纪来考试的，工作人员还是有点意外。

都说科目四比科目一容易，小叔却不敢马虎。他把科目四上千道题在家反复练，每次模拟都在95分以上，好几次还是满分，这才来考试。

科目四共50题，每题2分。小叔电脑答题很顺，20分钟答完，最后考了98分，顺利通过。“答得急了，有一道题没认真审题，选错了。”出来后，小叔还有点遗憾。好在结果圆满，他满脸笑容，对我说：“你等我会儿，我去拿驾照。”

小叔退休前在镇政府工作，一直没考驾照。前年退休后，他搬到市区，在儿子住的小区买了套小居室，一来离儿子近，二来能帮忙接送孙子。家和学校有点距离，下雨天坐公交不方便，打车又划不来，他这才动了考驾照的念头。

“从没想过这辈子还能摸上方向盘，这都是托我孙子的福。”拿到驾照，小叔笑得合不拢嘴。当天，我陪他去4S店，把他早看好的车买了回来。回家路上，小叔一路笑着：“儿子有车和自己有车就是不一样。方向盘握在自己手里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不用等儿子有空。”

我忽然想起刚出嫁时，母亲说过的一句话：“父母有不如自己有，丈夫有还隔层手。”老年人何尝不是这样？子女再有，也愿意给，可终究不如自己手里有来得踏实。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